

詞學批評術語「儻父」考論

香港大學 鄭焯明 港澳自由學者 陳玉瑩

一、引論

(一)「儻父」一詞的原義、典故和早期用義

「儻父」一詞，最早或可追溯至東漢。宋代史季溫撰《山谷別集詩注》卷下引《風俗通》云：

南人謂北人為儻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①

《風俗通》即東漢應劭所撰的《風俗通義》，唐宋學者引用時多作《風俗通》。據此，則「儻父」作為一種稱謂，或早已流行於東漢。前之學者多未標出此點，致有後來學術史上對此詞的諸多誤解。筆者日後將撰文詳論，於茲不贅。

「儻父」一詞又見於南北朝時期的文獻。《晉書·文苑傳·左思》記：

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儻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②

另，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儻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儻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③

這兩則記載，便是後世最常提及的「儻父」一詞的典故。

關於「儻」字的含義，《世說新語》南朝梁劉孝標注引《晉陽秋》云：「吳人以中州人為儻。」這樣看來，「儻父」一詞初時只是南方地域的群眾（吳人）對北方地域的群眾（中州人）的一種稱謂而已。這個詞本身是一個客觀的、不含褒貶義的名詞；因此，它在用義上也不一定含有鄙薄之意，如上述第二則故事中的沈充呼褚季野為「儻父」時，就沒有絲毫鄙薄、輕蔑的意思。「儻父」一詞，在這個典故裏，語意指向「村夫」、「野老」、「北方老頭」等，沈充在使用時，其實不認得在牛屋下的那位「大叔」就是聞名的褚裒（季野），因此，這詞純粹就是一位縣令向一位基層農村百姓說話打招呼的稱謂，並無不敬之意。

一個名詞在使用時是否含有褒貶義，更多地取決於當時的語境和言說者的言語風格。上述第一則故事中，陸機或有因自己來自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發達的地區（吳），而有些看不起北方（洛）的士人，所以在背後稱左思為「儻父」。嚴格來說，「儻父」一詞的貶義，並不存在於這個名詞的本義之中，而是產生於陸機的言說方式。由於陸機用一個可表「村夫」、

^① 見[宋]史季溫撰：《山谷別集詩注》卷下，葉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據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之電子版檢視原文，下同）。

^② 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左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第1版；第8冊，第2377頁。

^③ 見[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卷中之上，葉二十一至二十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11月；第202-203頁。（按：只引原文，異體字改用通行字引錄。）

「野老」、「北方老頭」等義的名詞，去代指左思這位北方知名士人，這種前者對後者的稱謂與後者的事實身分之間的明顯落差，才構成了「僮父」一詞在這個語境中的貶義。

(二)後世對「僮父」一詞的定義

後世學者多有不察，每每將這詞定性在其中一種用義，從而混淆了本義。如《集韻》、《類篇》釋「僮」字為「吳人罵楚人」語。又如《正字通》、《康熙字典》認為「僮」字是「鄙賤之稱也」。其中《康熙字典》所引用的文例，主要包括本文上引的兩個典故和《晉陽秋》的解釋，但不知何故，「僮」及「僮父」的詞義卻逐漸被定義為帶有嚴重貶義的「鄙賤」及「鄙賤之稱」等。而這些字書、詞典所給出的定義，與其所舉的文例並不脛合，多有誇大失實之處，亟待商榷釐清。

現代著名學者余嘉錫先生有《釋僮楚》一文，影響極大；他旁徵博引，闡述「僮」字於歷史上有六義^①。他的結論是：

由此觀之，僮之為言，特罵人之詞，本無定地，但於其所鄙薄者，則以此加之。

今人但知吳人謂北人為僮，不知更罵僑雜之人為僮，尤不知胡人亦謂吳人為僮也。^②

余先生將「僮」字歸納定性為「特罵人之詞」，問題很大，負面影響深遠。但是，即使以他為六義所舉的文例來說，我們認為大多仍與「罵」無關，實有曲解之嫌。後來的學者受到這篇文章所影響，幾乎一致把「僮」和「僮父」定義為辱罵他人的說話，使人深感遺憾。余先生非但沒有考慮到東漢《風俗通》的說法（見上文），也忽略了早在南宋時期已有學者引前人說法，指出「僮父」乃平常稱謂語而已，其實未必有歧視或罵人的意思。如南宋黃希、黃鶴父子的《補注杜詩》卷十八引北宋末趙次公注：

趙曰：南人謂北人為僮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皆常語也。^③

又如南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引趙次公：

趙云：南人謂北人為僮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皆常謂也。^④

在歷經《集韻》、《類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各代著名而普及的工具書，將「僮父」一詞定義為「罵」詞、「鄙賤之稱」等之後，大部分學者對這詞的理解漸趨單一化。這種情況，在現當代學術界尤為嚴重。《漢語大詞典》於「僮父」條中有云：

晉南北朝時，南人譏北人粗鄙，蔑稱之為「僮父」。……後用以泛指粗俗、鄙賤之人，猶言村夫。^⑤

這是今人對這個古漢語名詞及其一系列相關詞語的認知，可惜早經誤導，不盡準確，有以偏概全之嫌。試問「村夫」與「鄙賤」，有甚麼必然的關係呢？「僮父」這詞的詞義在發展過程中，有著許多習非成是的誤讀。不幸的是，「僮父」一詞，目前已被認定為是與「粗俗、鄙賤」有關的一個貶義詞，有人甚至乎認為是帶有強烈侮辱性和歧視性的罵人語；雖然，筆者深信這並非正確的。

(三)「僮父」一詞所引起的一段清末民初詞史公案

晚清四大詞人之一的況周頤，於甲辰（1904）二月重遊蘇州後，賦成《玉梅後詞》，其後遭王鵬運責難，謂「淫豔，不可刻也」。甲寅（1914）況氏於《二雲詞》識語中述及「謂

^① 詳參余嘉錫：《釋僮楚》；見《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2版，2007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227-238頁。

^② 余嘉錫：《釋僮楚》；見《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2版，2007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230-231頁。

^③ 見《補注杜詩》卷十八，葉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見《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葉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漢語大詞典》（第一卷）（海外版）；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上海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7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1602頁。

涉淫豔，為儻父所訶」。

這個「儻父」是誰？詞學界一向有誤解，認為必是鄭文焯無疑；而筆者自 2006 年起，即力主為王鵬運。^① 2013 年 12 月，筆者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拙著《況周頤的「儻父」和「秀鐵面」考論》^②，考據相關史料，力證這個「儻父」必指王鵬運無疑。至於「儻父」乃鄭文焯說，從此已可徹底刪除。

「儻父」一詞，在況周頤的語境之中，並非侮辱性、歧視性的罵人語，他所指的，只是王鵬運訶斥他時像個「倔老頭」的嚴苛態度，又或是指王氏在訶責他時看來像焚琴煮鶴、不解真情的文藝觀而已。據我們考證所得，況氏在憶述同一事件的時候，曾用「秀鐵面」一典，去形容他被王鵬運訶斥一事。案：「秀鐵面」乃北宋著名禪僧，曾訶斥黃庭堅作豔詞，與王況的故事相類。很明顯，況周頤在憶述同一事件時，曾先後以「儻父」和「秀鐵面」來比作王鵬運，如果況氏筆下的「儻父」是侮辱性的罵人語的話，難道「秀鐵面」也是罵人語？

歷來詞學研究者，多有據對此公案史實的誤讀和誤判，從而責難況氏人品的。這大概是因為況氏生前不輕易許可後輩，以致產生了後來一些極具影響力的詞學家對況氏人品和詞學種種不公的評論，流風遠播，及於當代；另一原因就是因為許多學者對「儻父」一詞的本義和用義，都缺乏正確而全面的認識。

在《況周頤的「儻父」和「秀鐵面」考論》文中，筆者也已經提到，明清以來，「儻父」一詞已被廣泛用作文學或藝術批評術語，其中包括用作詞學批評術語。^③ 本文將集中討論這方面的用例。

(四)「術語」一詞的界定

本文的宗旨，在於論證明清以來，乃至民國時期，「儻父」一詞，已逐漸成為詞學批評術語。因此，有必要對「術語」一詞作出界定。《新華字典》解釋「術語」為「學術和各種工藝上的專門用語」。^④《辭淵》則定義為「專門學術所專用的名詞」。^⑤案：《辭淵》所下的定義，過分偏重於「名詞」，實際上，「術語」並不限於名詞，而很多情況下是形容詞。因此，《新華字典》所定義的「專門用語」是比較準確的。

賴力行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類型和特點》一文中，界定我國傳統批評術語，認為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模糊性、多義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達自己審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確界說；運用者則主要也是依據自己的體會，並不注重根據上下文來推斷提出者所要表達的含義，故一個概念術語通通難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評術語都有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多種含義。……由於批語術語的提出者是用以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因此往往使術語帶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語術語的具象性使批評文本具有隱喻的特點，如果這種具象比喻貼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評家一己之感受，為後批評家所採用。……第二、批評術語的人化傾向。以人喻文學，是古代批評術語體系的突出特點……第三、傳統批評術語具有長期延續性，在不斷運用中注入新的內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時，也容易老化，幾成套語。^⑥

^① 詳參鄭焯明著：《況周頤先生年譜稿》；（香港）詩坊，2007年7月第一版；第104-105頁。此部書稿，最早於2006年12月呈交為吾師 饒宗頤先生九十華誕祝壽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② 鄭焯明、陳玉瑩：《況周頤的「儻父」和「秀鐵面」考論》；見《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12月；第555-574頁。

^③ 詳參拙著《況周頤的「儻父」和「秀鐵面」考論》；見《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12月；第555-574頁。

^④ 《新華字典》（1979年修訂重排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19頁。

^⑤ 《辭淵》（新校訂版）；（香港）華通公司，1982年9月校訂版；第1310頁。

^⑥ 賴力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術語的類型和特點》；見《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版第6期，2008年11月；第78頁。

以下我們將按照上述的定義，審視「僞父」一詞被文藝批評家以至詞學家運用為批評術語的情形。

二、「僞父」一詞用於文藝批評的現象

「僞父」一詞，其實早已用於文藝批評，如書論、畫論、詩論、文論等等，以至於鑒藏、飲酒、品茶等諸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雅之事，都有用「僞父」一詞來作評論的。以下我們將舉例說明「僞父」一詞在書畫和詩文評論方面的用法：

(一)書畫評論

(1) 南朝梁袁昂(461-540)《古今書評》：「庾肩吾書如新亭僞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①

案袁昂這段書論，有眾多不同版本，如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說郛》卷八十六下作《書評》，庾肩吾作施肩吾。^② 這段書論，對後世書論家影響深遠，歷來多有引用或襲用者，如：

(2) 南宋姜夔(1154-1221)《絳帖平》卷四：「梁武帝評書……吳拖書如新亭僞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③

(3) 元末明初陶宗儀(1321-約1412)《說郛》卷八十七下：「施肩吾書如新亭僞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意便態出。」^④

(4)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四：「施肩吾書，武帝謂如新亭僞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⑤

(5) 明顧從義(1523-1588)《法帖釋文考異》卷五：「吳拖書如新亭僞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⑥

(6) 明末清初汪珂玉(1587-?)《珊瑚網》卷二十四上：「施肩吾書如新亭僞父，一往似見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⑦

上引數則，內容大同小異，評書者一作袁昂，一作梁武帝；而袁昂乃梁武帝朝中大臣，此書評或謂乃袁昂奉梁武帝敕命編撰，其中或亦包含梁武帝的觀點，故後世版本所傳的作者有此異說，亦不足為奇。被評的書法家一作庾肩吾，一作施肩吾，一作吳拖。無論如何，此論所出的時代屬南朝，應無異議。可見「僞父」一詞，用作書法藝術評語，時代甚早。此論中「揚州人」代表南方書風，而「僞父」一詞則代表刻意仿效，風格貌似而實非的書法，頗有批評效顰學步的意思。

(7) 明末清初郭宗昌(?-1652)《金石史》卷二「宋絳州夫子廟碑」條：「絳州夫子廟記，集王逸少書，搨刻手俱精雅，視懷仁集、聖教序，雖相絕千里，然猶不失邯鄲之步。第中忽雜以一二草書，杜撰不入格，宋人僞父之態，居然畢露矣。豈其欲踞右軍上耶？宋人多不自量，往往乃爾。」^⑧

引文中「僞父」一詞的語義，是批評書法藝術中的仿古之餘，又有杜撰不入格和不自量力的表現。

^① 見錄於《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八，葉四，「古今書評(袁昂)」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則其實早見錄於《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八，葉四，「袁昂古今書評」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中庾肩吾作施肩吾，無似字，便音態出作音態便出。案：《梁文紀》卷九，葉三十五，「施肩吾書」條下注：「武帝評書作吳施鼎。按施肩吾乃唐人，此必庾肩吾之誤也。」(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見葉五，「書評(袁昂)」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見葉五，「隨僧智果書」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見葉四十九，「書評(梁武帝)」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見葉十八，「施肩吾書」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 見葉六，「隨僧智果書」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 見葉十三，「梁袁昂古今書評」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⑧ 見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末清初書論家孫承澤（1593-1676）曾經在提到書法創作的原則時，也用到了「僞父」一詞：

(8) 《硯山齋雜記》卷二「書紀」：「近時有善作偽書欺人者，亦多有優孟伎倆。及其撥置古人自運，依然僞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踐成跡，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己故也。」^①

此處「僞父」一詞，是對那些刻意仿古，而未能渾化形成自己面貌的書者的批評。

近代書法家康有為（1858-1927）論作榜書，反對刻意強作氣勢，並以之為「僞父」：

(9) 《廣藝舟雙楫》：「若有意作氣勢，便是僞父。」^②

筆者注意到，明清以來，亦不乏以「僞父」一詞來評論繪畫作品的例子。舉例如下：

(10) 明沈朗曜（生卒年不詳）《畫塵》：「古來豪傑不得志于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嘗托志於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伸毫構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不達此意，作個穢夫、僞父，佞于釣絲，威施於樵斧，略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③

此則以「穢夫」、「僞父」為喻，批評當時部分以漁樵耕牧為主題的畫作，未能充分表達隱而不出、坦適自得的自家面目。

(11) 王原祁（1642-1715）《麓臺題畫稿·題仿淡墨雲林》：「傲雲林筆，最忌有僞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④

王原祁指出，仿元代倪雲林淡墨山水時，最忌畫意刻意做作，以生澀清淡為尚，用筆用墨又忌刻意偏枯，這樣的仿作，就是所謂的「有僞父氣」了。

(12) 清華琳（1791-1850）《南宗抉秘》：「夫作畫而不知用筆，但求形似，豈足論畫哉？……然從此平心靜氣，純正鍊（練）筆，毋求速成，其造就亦未可量。乃不此之務，而又自嫌其筆力孱弱，不足駭眾人之觀瞻，急思一捷徑，將筆橫臥紙上，加意求剛，而枯骨乾柴，污穢滿紙，自詫為鐵筆，流俗亦從而嘖嘖稱其功力之大。抑思作畫亦雅事，豈可作此僞父面目向人哉？」^⑤

(13) 吳湖帆（1894-1968）《吳湖帆畫論》：「法黃石畫，頗乏結構，亦不講求筆法，用墨尤有僞父氣，不知何故有人譽為上乘。偶畫松石小品，尚可玩味。大幅山水，則愈繁愈劣，愈密愈俗，可知能繁密亦非易事。」^⑥

「僞父」一詞，作為書畫藝術評論用語，歷時甚長，自南朝以來，歷經明清而不衰，至清末民初仍然被書畫家所重視；這方面的資料甚多，以上所列只屬部分較重要的例子而已。綜觀上述各則書畫評論，「僞父」一詞的用法，包括「僞父」、「僞父之態」、「僞父面目」、「僞父氣」等等，大抵用於批判那些在書畫藝術創作上的刻意摹倣、杜撰而不入格和做作的姿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僞父」一詞在歷代書畫評論（特別是書法評論方面）的語言中，不斷出現，而且意義指向清晰（批判刻意模倣和做作），儼然已成為一個獨特的批評術語，甚至影響到文學批評的領域。

（二）詩文評論

^① 見葉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康有為撰：《廣藝舟雙楫》；見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薈要》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5月臺一版；第94頁。

^③ 見錄於（明）唐志契（1579-1651）：《繪事微言》卷上，葉六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清]王原祁撰：《麓臺題畫稿》卷第三十三，葉十二；《昭代叢書》本；見《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6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

^⑤ 見錄於俞劍華編著：《中國畫論類編》，第二編「泛論」（下）；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第2版；第290頁。

^⑥ 吳湖帆著：《梅景書屋隨筆》；見梁穎編校：《吳湖帆文稿》；（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8月；第283頁。

明清以至民國，用「儻父」一詞以作詩文評論的情況很多，其中較重要的包括：

(14) 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歎歎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儻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①

此則將選體、李白和杜甫詩，與陶淵明和謝靈運詩加以比較，相對地對前者的「露語」、「率語」、「穉語」、「累語」等詩歌語言上的瑕疵，批判為「儻父面目」。

(15) 毛先舒（1620-1688）《詩辯坻》云：「唐人文多似詩，不害為佳。退之多以文法為詩，則儻父矣；六朝人序記多似賦，不害為佳。子瞻多以序記法為賦，則委蕪矣。」^②

此則強調體格，謂在詩歌或韻文創作時，雖可借鑒、取材自其他文體，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損害本身的體格，主張以「不害為佳」。毛先舒認為韓愈直以作古文的寫法去寫詩，是損害了詩體，因此把用這種錯誤的寫詩方法的作者，批判為「儻父」。

(16) 清王士禛（1634-1711）《居易錄》卷九，論梅聖俞、歐陽文忠和梅公儀《琴高魚》詩：「歐梅大手二絕句，乃儻父面目。以今視昔，熟謂古今人不相及耶？」^③

(17) 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九，論古人雪詩何句最佳：「至韓退之之銀杯縞帶，蘇子瞻之玉樓銀海，已儻父矣。」^④

此則批評韓愈、蘇軾詠雪詩中的劣句，主要是指他們所用的意象，過於刻劃而帶有俗氣。

(18) 焦袁熹（1661-1736）《此木軒詩》卷五，論白居易詩：「粗豪氣象真儻父，輕靡音情不丈夫。要使元聲諧律呂，洋洋盈耳解聽無。」^⑤

這是焦氏一首論詩絕句，其中「粗豪氣象真儻父」，變相界定了唐詩風格中的「儻父」氣象，就是粗豪一路的作品，此處並沒有太多負面批評的意思。

(19) 沈德潛（1673-1769）《說詩碎語》卷下：「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儻父面目耳。……」^⑥

此則顯示，沈德潛主張如果在詩歌中發議論，必須帶情韻而行，否則就是接近「儻父」面目了。

(20) 黃子雲（1691-1754）《野鴻詩的》，評杜詩：「嘉州與少陵同賦《慈恩塔詩》，峇有『秋色正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四語，洵稱奇偉；而上下文不稱，末乃逃入釋氏，不脫儻父伎倆。而少陵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⑦

黃氏此則，批判岑參《慈恩塔詩》的寫法，認為其上下文未能一氣呵成，而且結句處勉強用佛家語，故稱之為「儻父」伎倆。

(2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評宋代李觀（1009-1059）《盱江集》：「觀在宋不以詩名，然王士禛《居易錄》嘗稱其《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還廬山》、《憶錢塘江》五絕句，以為風致似義山。今觀諸詩，唯《梁元帝》一首，不免儻父面目，餘皆不媿所

①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66頁。

②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3，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67頁。

③ 見葉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見葉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清]焦袁熹：《此木軒詩》卷五，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此木軒全集》；轉引自裴喆論文《清初詞人焦袁熹及其論詞詞》，刊於中國韻文學刊，第25卷第四期，2011年10月；第34頁。

⑥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下，第六十三則；見《原詩 一瓢詩話 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50頁。

⑦ [清]黃子雲：《野鴻詩的》不分卷；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第17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7頁。

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閒情矣。」^①

(22) 郎廷槐（1667-?）《師友詩傳錄》錄張篤慶（1642-1715）語：「……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自足以飲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于漢魏六朝者，皆儻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②

這是張篤慶詩論中的一則原則性的理論，他認為學詩的人，皆應熟習漢魏六朝詩，否則便是「儻父」。

(23) 賀裳（約西元 1681 年前後在世）《載酒園詩話》中，也經常使用「儻父」一詞，如李健勛、歐陽修、梅堯臣、王昌齡、元稹、貫休、曾幾諸條^③，要皆批評詩歌的命意和語言都「近俗」的意思。

(24) 楊際昌（1719-1804）《國朝詩話》卷之二：「詩不拘何派，情韻總不可離，離則非纖人即儻父也。」^④

楊際昌認為詩不可以沒有情韻，否則不是「纖人」就是「儻父」。在這裏，情韻或指恰到好處地表達真性情、真感情；表達得過於纖細的叫做「纖人」，過於強烈的就是「儻父」。

(25) 翁方綱（1733-1818）《石州詩話》卷四：「秦賣奸誤國，當時目為金人姦細。而楊誠齋以移中擬之，獨不畏下筆之不倫耶？篇末用杜語，亦帶儻父氣。」^⑤

(26) 《石州詩話》卷四，評范成大詩有云：「《巫山圖》一篇，辨後世蝶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頰顏元不嫁』，此更儻父面目矣。其後入蜀，又作《巫山高》一篇，亦不佳。」^⑥

(27) 陳三立（1859-1937）《書善化瞿文慎公手寫詩卷後》論瞿鴻禨（1850-1918）詩：「蓋公詩典瞻高華，由子瞻上窺杜陵而不掩其度。即憤時傷亂，形諸篇什，神理有餘，蘊藉而鋒芒內斂。非如三立獷野激急，同于儻父也。」^⑦

(28) 陳三立《蒼虬閣詩序》評陳曾壽（1876-1949）詩：「余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沈鬱而澹遠溫邃，自掩其迹。嘗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次之，元好問、仁先格異而意度差相比，所謂志深而味隱者耶！嗟乎！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為儻父。」^⑧

陳三立以「儻父」一詞，形容「獷野激急」的詩風。他在詩論中，透過對比論述，將瞿鴻禨、陳曾壽（仁先）的詩風歸為一類，認為他們的詩作有神理，蘊藉而內斂；而把自己和鄭孝胥（太夷）的詩風歸為另一類，大概表現為粗獷直率、激越凌厲的風格，也就是他自己筆下的「儻父」了。亦由此可見，「儻父」一詞至陳三立，非常明顯地已成為描述詩歌風格相對類型的批評術語。

(29) 呂思勉（1884-1957），《宋代文學》談到：「宋詩非不佳，若以唐詩竝觀，則覺其儻父氣矣。」^⑨

^① 見卷一百五十三，葉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見葉十三至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王昌齡條第314頁、元稹條第361頁、貫休條第393頁、李建勳條第394頁、歐陽修條第412頁、梅堯臣條第416頁、曾幾條第443頁。

^④ （清）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之二；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714頁。

^⑤ （清）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436頁。

^⑥ （清）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435頁。

^⑦ 見劉納編著：《陳三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15頁。

^⑧ 陳曾壽：《蒼虬閣詩》；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5輯；（台灣）文海出版社，1974-1982年出版；第1頁。

^⑨ 呂思勉：《宋代文學》；見王雲五主編：《百科小叢書》之第五三七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8月初版，1933年3

(30) 錢鍾書(1910-1998)從蔣湘南《偶成》、《秋心》、《所思》三首詩歌字句立意模倣龔自珍而判斷曰：「子瀟詩欲為奇麗奧博，終不免儻父氣、村老語。即此三篇，已有效顰學步之歎。然竊定蒼詩者，定讞當自子瀟始，《新民叢報》及南社諸作者，特從犯耳。」^①

除上述諸則詩論外，尚有若干則文論，涉及「儻父」一詞，現略舉其要如下：

(31) 明徐同氣(生卒年不詳)《茶經序》：「客曰：子之於《茶經》奚取？曰：取其文而已。陸子之文，奧質陸離，有似《貨殖傳》者，有似《攷工記》者，有似《周王傳》者，有似《山海》、《方輿》諸記者。其簡而該，則《檀弓》也；其辨而纖，則《爾雅》也。亦似之而已，如是以為文，而能無取乎？……客曰：陸子之文，如《君臣契》、《源解》、《南北人物志》及《四悲歌》、《天之未明賦》諸書，而蔽之以《茶經》，何哉？曰：諸書或多感憤，列之經傳者，猶有猴冠儻父氣。《茶經》則雜于方技，迫於物理，肆而不厭，傲而不忤，陸子終古以此顯，足矣。」^②

(32) 明王世貞(1526-1590)《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洛神賦》……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儻父耳。」^③

(33) 李慈銘(1830-1894)《越縕堂讀書記》：「同治甲子(1864)十一月初七日 對燭讀《新唐書》《文藝》、《隱逸》兩傳。子京文筆簡峭，故傳隱逸為宜。《隱逸傳》中以《王績》、《陸羽》兩篇為最佳，《張志和傳》便有儻父氣。」^④

上述各則詩文評論，顯示出明清以來，以至於民國時期，「儻父」一詞已成為文學批評的習用語。而「儻父」一詞的意涵，它的指向較諸書畫評論方面更為多元化，包括批判詩歌語言上露、率、穉、累等瑕疵、損害詩文體格的錯誤寫作技法、過於刻劃而俗氣的意象、刻意模倣甚至剽竊前人詩意等等；並從反面提出對寫詩技法的要求、對學詩路數的要求等；此外，也利用了這個詞語，對詩歌風格的相對性分類，作出了論述(如上引焦袁熹和陳三立諸條)。總的看來，「儻父」一詞，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術語，已廣泛地用於詩文評論之中。

三、詞學批評術語「儻父」及其意象

從本文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儻父」一詞，在書畫藝術評論和詩文文學評論方面，作為批評習用語的大概。以下，我們將繼續探討這個詞在詞學批評方面的應用情況：

(34) 《御選歷代詩餘》錄宋陳師道(1053-1102)詞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餘人不逮也。詞家以秦、黃並稱。秦能為曼聲以合律，形容處亦少刻肌入骨語。黃時出俚淺，可稱儻父。然黃如『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峭健亦非秦所能作。」^⑤此則謂乃北宋末年陳師道詞話，是「儻父」一詞最早用於詞學批評的例子；內容為批判黃庭堅的部分詞作，時有俚淺之語，故可稱為「儻父」。

(35) 明周永年(1582-1647)詞話(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禁忌」條引)云：「詞與詩曲，界限甚分，惟上不摹香奩，下不落元曲，方稱作手。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上侵漢制，亦復儻父。」^⑥

月印行(國難後第一版)；第47頁。

^① 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北京第1版，第444頁。

^② 見光緒《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集》4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1版，第607頁。

^③ 見葉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清)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縕堂讀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95-296頁。

^⑤ 《御選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葉十九；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 見(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874頁。

(36) 清徐鉉（1636-1708）《詞苑叢談》卷一，錄董以寧（約1666年前后在世）詞話：「董文友《蓉渡詞話》曰：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明，似曲不可，似詩仍復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儻父。」^①

以上兩則內容接近，引用了作文之法來論述詩、詞、曲之間的界限，因而既為詞論，也是文論。作者強調了不同的文體自有其獨有的正宗體格，不可混淆；如果把六朝駢文寫成像漢賦的格調，又或把詞寫成詩的格調的話，那便是擬古過度，未能做到文體上的適切恰當，而流於「儻父」了。

(37) 明茅暎（茅元儀（1594-1640）之弟）《詞的》卷二，評李清照《怨王孫》「夢斷漏悄」：「此詞少平，然終無儻父氣。」^②

(38) 清尤侗（1618—1704）序曹爾堪（1617-1679）《南溪詞》時寫道：「予惟近日詞家，烘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顧菴獨以深長之思，發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峰徐舉，秋高遠唳，霽晚孤吹。第其品格，應在眉山、渭南之間。會須詞周柳為小兒，嗤辛劉為儻父。」^③

此論以「小兒」及「儻父」兩個含對比性的概念，亟言《南溪詞》婉約而不流於狎昵，豪放而不失諸叫囂。尤侗認為《南溪詞》尤勝於周柳辛劉的作品，或屬一家之言，但他以「儻父」形容部分豪放派詞家「動涉叫囂」的詞格，則是十分明瞭的。

(39) 清沈謙（1620-1670）《答毛稚黃論填詞書》有云：「甚至燔柴夙駕，慶年頌治，及退閒高咏，登眺狂歌，無不尋聲按字，雜然交作。此為詞之變調，非詞之正宗也。至夫蘇、辛壯采，吞跨一世，何得非佳？然方之周、柳諸君，不無儻父。」^④

(40) 《錦瑟詞話》載清彭孫遹（1631-1700）評汪懋麟（1640-1688）詞：「旖旎香蕙處，覺秦七黃九猶慚儻父……」^⑤

(41) 清沈雄（約1653年前后在世）《古今詞話·詞話下卷》：「《今世說》曰：羨門驚才絕艷，詞家獨步。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儻父。故其詞綽然有生趣，又誕甚，耐人長想。如『舊社酒徒零亂。添得紅襟燕。落花一夜嫁東風，無情蜂蝶輕相許』，無理而入妙，非深於情者不辦。」^⑥

(42)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彭孫遹《延露詞》」條：「詞衷曰：彭十是豔詞耑家。王阮亭曰：每當十郎，輒自愧儻父。沈去矜、宗梅岑諸子亦云，夫一字之工，能生百媚，即欲拂然不受，其可得耶。」^⑦

以上四則，沈謙謂蘇辛的詞比周柳等要算「儻父」；彭孫遹認為較之《南溪詞》的旖旎香蕙處，秦觀和黃庭堅也算「儻父」；王士禛謂自己的詞，與彭孫遹比起來也要愧為「儻父」。這些例子中，「儻父」一詞的用法都是相對性的，主要是凸出受評者詞作的優勝之處。其中沈謙甚至涉及到詞體的正宗和變調的論辯，他認為就算壯麗如蘇辛的詞，也只是詞的變調，不及周柳等的婉約詞來得正宗。

(43) 清王士禛（1634-1711）《花草蒙拾》：「張安國《雪詞》，前半刻畫不佳，結乃

^① 見葉二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見褚斌傑、孫崇恩、榮憲寅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1版；第36頁。

^③ 見陳乃乾輯：《清名家詞》第一冊；上海書店（根據開明書店1937年初版複印），1982年12月第1版；見《南溪詞·序》，第1頁。

^④ 見（明）沈謙撰：《東江雜鈔》卷七，葉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五》；（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5頁。

^⑤ 見（清）汪懋麟撰：《錦瑟詞話·詞話》葉一。《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詞類》第17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頁。

^⑥ 見（清）沈雄：《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816頁。

^⑦ 見（清）沈雄：《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1044頁。

云：『楚國山溪，碧湘樓閣』，則寫照象外，故知頰上三毛之妙也。古今詞人詠雪，以『柳絮因風』為佳話第一，自羊孚贊、陶淵明詩後，僅見此八字。『銀盃縞帶』，儻父刻畫，與『撒鹽』何殊。^①

(44) 清曹溶（1613-1685）序沈雄《古今詞話》：「填詞于摛文最為末藝……所貴旨取花明，語能蟬脫，議論便入鬼趣，淹博終成骨董。在儷玉駢金者，向稱笨伯。而矜蟲鬥鶴者，未免儻父。用寫曲衷，亟參活句。有若國色天香，生機欲躍。」^②

此兩則的「儻父」乃用作批判詞句的過度刻畫和堆砌辭藻，而致意象庸俗。

(45) 清沈雄《柳塘詞話》卷二「禁忌二」條：「詞之粗莽者，李似之詠桂『勝如茉莉，賽若茶』，仲殊之詠桂，『莽則一名，種分三色』。更若王子文之『今日事，何人弄得如此』，王實之『臺省好官，都做幾回』。筆墨何辜，儻父之甚。」^③

沈雄認為詞作中命意和語言都粗糙、莽俗的詞句，就是辜負筆墨，就是「儻父」。

(46) 萬樹（1630-1688）在其名著《詞律》中多次用到「儻父」一詞，例如：

- ◆ 批評那些不懂叶韻的無知妄讀者（詳卷三）；
- ◆ 不點名批評某位自謂知音而其實辨析聲韻錯誤的詞人（詳卷四）；
- ◆ 批評未能通曉四聲和斷讀的人（詳卷十一）；
- ◆ 代指那些讀錯、注錯四聲者（詳卷十四）；
- ◆ 批評辨析詞調錯誤者（詳卷十九）；
- ◆ 代指以吳越間俗音叶韻者（詳卷十九）。^④

總之，萬樹筆下的「儻父」一詞，成為一個特別專門的批評術語，專門用作批評那些不精於詞律的人。

(46) 清蔣景祁（1646-1695）在《陳檢討詞鈔·序》中有云：「向使先生（陳維崧 1625-1682）於詞，墨守專家，沈雄蕩激，則目為儻父，柔聲曼節，或鄙為婦人，即極力為幽情妙緒，昔人已有至之者，其能開疆闢遠，曠古絕今，一至此也耶？」^⑤

蔣氏指出「沈雄蕩激」的詞風，是會被視為「儻父」的。

(47) 清賀裳（約西元 1681 年前後在世）《皺水軒詞筌》「秦黃詞評」條有云：「黃九時出俚語，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謂儻父之甚。」^⑥

(48) 《皺水軒詞筌》「詞貴淺直」條有云：「詞莫貴于淺直。如杜牧《清明》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本無高警，正在遙指不言，稍具書意。宋子京演為《錦纏道》詞，後半曰：『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何儻父也。」^⑦

賀裳認為宋子京改寫杜牧詩句，顯得拖沓、生硬和坦露，失去蘊藉之旨，因此批評為「儻父」。

(49) 清吳衡照（1771-?）《蓮子居詞話》卷二：「言情以雅為宗，語豐則意尚巧，意衰則語貴曲。顧覓《訴衷情》云云，張泌《江城子》云云，直是儻父脣舌，都乏佳致。」^⑧

此則「儻父脣舌」，當指顧、張兩首詞，詞意和修辭未能互相配合，未能做到言情以雅為宗。

^①（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677頁。

^②見（清）沈雄：《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729頁。

^③（清）沈雄：《柳塘詞話》；見葛渭君編，《詞話叢編補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月第1版；第806頁。

^④見卷三葉三十一，卷四葉四，卷十一葉二十，卷十四葉十八，卷十九葉十五，卷十九葉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清）陳維崧：《湖海樓詞》；見陳運彰輯，《毛翰林詞/湖海樓詞/炊聞詞》，出版時地不詳（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本）；第8頁。

^⑥（清）賀裳：《皺水軒詞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696頁。

^⑦（清）賀裳：《皺水軒詞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706頁。

^⑧（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2423頁。

(50) 清劉熙載(1813-1881)《詞概》：「詞要恰好，粗不得，纖不得，硬不得，軟不得。不然非儻父即兒女矣。」^①

劉熙載認為詞要恰到好處，以「儻父」與「兒女」相對而言粗硬和纖軟，二者皆不得要領。

(51) 清譚獻(1832-1901)《復堂詞話》評李後主詞條：「……雄奇幽怨，乃兼二難。

後起稼軒，稍儻父矣。〔評李後主《浪淘沙》。起句『簾外雨潺潺』。〕……」^②

譚獻論李煜詞，兼有雄奇和幽怨的風格，而後起的辛棄疾雖亦兼有二者，但若相比於後主，則或略顯「儻父」之氣。這微小的差別，或與兩位詞人的身分和氣質有關。

(52) 清陳廷焯(1853-1892)評姜夔《石湖仙》詞：「白石《石湖仙》一闕，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儻父，愈覺俗不可耐。」^③

陳廷焯以「儻父」一詞，比喻白石詞中「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的詞句。

(53) 況周頤(1861-1926)《蕙風詞話》有云：「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龍洲詞》中，如《賀新郎·贈張彥功》云：『誰念天涯牢落況，輕負暖煙濃雨。記酒醒、香銷時語。客裡歸鞵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前調云：『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腸斷。』又云：『但托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祝英台近·遊東園》云：『晚來約住青驄，踏花歸去，亂紅碎、一庭風月。』《唐多令·八月五日安遠樓小集》云：『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醉太平》云：『翠綃香暖雲屏。更那堪酒醒。』此等句，是其當行本色，蔣竹山伯仲閑耳。其激昂慨慷諸作，乃刻意撫擬幼安。至如《沁園春》『斗酒彘肩』云云，則尤撫擬而失之太過者矣。《詞苑叢談》云：『劉改之一妾，愛甚。淳熙甲午，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詞。到建昌游麻姑山，使小童歌之，至於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曲勸酒。即賡前韻「別酒未斟心已醉」云云。劉喜，與之偕東。其後臨江道士熊若水為劉作法，則並枕乃一琴耳。攜至麻姑山焚之。』改之忍乎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物良不俗。雖曰靈怪，即亦何負於改之？世間萬事萬物，形形色色，孰為非幻？改之得唱曲美人，輒忘甚愛之妾；則其所賦之詞、所墮之淚，舉不得謂真。非真即幻，于琴何責焉？焚琴鬻鶴，儻父所為，不圖出之改之。吾為斯琴悲，遇人之不淑！何物臨江道士，尤當深惡痛絕者也。龍洲詞變易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吾謂改之宜先自焚其稿。」^④

況周頤在評論劉過詞的時候，用上了「儻父」一詞，他旨在批判劉改之變易自己原來的詞風體格，以迎合辛棄疾，是「刻意模擬」，乃失真的表現。

作為一個詞學批評術語，「儻父」一詞最早見於北宋末年詞人陳師道的論詞話語，歷經明、清以至近現代的發展而不衰。它的使用，具有長期延續性，並在不斷運用中注入新的內涵。論詞者把自己對某類詞作的審美體驗，連繫到「儻父」一詞，是要使其評論帶有具象比喻的色彩。而「儻父」這個論詞術語，在運用的過程中，衍生出多種層次和方面的概念和含義，也使這個詞產生了一定的模糊性。在用於詞體的界說方面時，「儻父」代表擬古過度、刻意模倣；在論述風格時，它指向沈雄蕩激、甚或動涉叫囂的詞風；在批評修辭造句的時候，它代表俚淺纖俗；在議論填詞技法時，它代表刻畫堆砌、意象庸俗；在討論填詞格律時，它曾被專指為不精曉詞律的人。除了這些絕對概念之外，「儻父」一詞也常被用於相對性的論述，如說某甲在詞的某方面比某乙「儻父」，那只是比較而言，並不代表某甲的詞真的很「儻

^① (清) 劉熙載：《詞概》；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3706頁。

^② (清) 譚獻：《復堂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3993頁。

^③ (清)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第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1版；第3799頁。

^④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葉十五至十六；《惜陰堂叢書》本；(台北)世界書局影印，1979年10月五版。

父」。此外，這種相對性，又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現象：在不同詞論中「儻父」一詞可以有相對的意思，例如有些詞論認為粗莽即「儻父」，而另一些則認為纖俗也是「儻父」，但粗和纖本身就有著相反的含義；看來，凡是偏離評論者認為是好作品的標準，就有可能被批評為「儻父」了。總括而言，「儻父」一詞，作為詞學批評術語，其含義是豐富、多元而饒有特色和活力的。

四、小結

從本文的論述，可知「儻父」一詞，符合「術語」的定義：包括模糊性、多義性、具象性、以人喻文學、具有長期延續性和在不斷運用中注入新的內涵等等。明顯地，「儻父」一詞，除一般性的用義以外，也是一個文藝批評術語，而且已經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由南朝至明清民國），完全符合專門學術的專門用語這一定義。

「儻父」作為一個文藝批評（包括詞學批評）術語，它的詞性已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就是由原來一般用義上的名詞，轉化為形容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除了被單獨運用之外，也會結合其他詞語出現，如「儻父氣」、「儻父面目」、「儻父脣舌」等等。

在書畫評論中，「儻父」作為一個批評術語，用法相對單一，主要用作批判創作上的刻意模倣和倣作。

在詩文評論中，「儻父」的使用範圍有所擴闊，有涉及批評語言瑕疵的、損害詩文體格的錯誤技法、過於刻劃而俗氣的意象、刻意模倣甚至剽竊前人詩意等等；並從反面提出了寫詩技法和學詩路數的要求，也對詩歌作出了風格的相對性分類。

在詞學批評上，「儻父」一詞用法更加多元化，而且更具相對性。它涉及評論詞的體格、詞體正變的分野、風格氣質、語言修辭、對詞律的認識等等。「儻父」是一種人物形象，用於詞評之中，它代表了俚、俗、粗、硬、獷、率、莽、直露、刻劃、拖沓、堆砌、刻意模倣等等比較抽象的概念，在用法上相對於書畫和詩文評論而言，更顯活潑。

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儻」和「儻父」等一系列的詞語，在一般的用法之中，更是與民族的、地域社群的、社會階級的和文化水平的論述有所關聯。^①而「儻父」一詞，以其具象比喻性，圍繞著「儻父」這種後世認定的人物形象和文化氣質，在文藝批評（包括詞學批評）領域的持續運用過程中，發展出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多種用義，充分體現出一個中國文學傳統批評術語的特質。

^① 詳參鄭焯明、陳玉瑩：《釋「儻」》（待刊）。